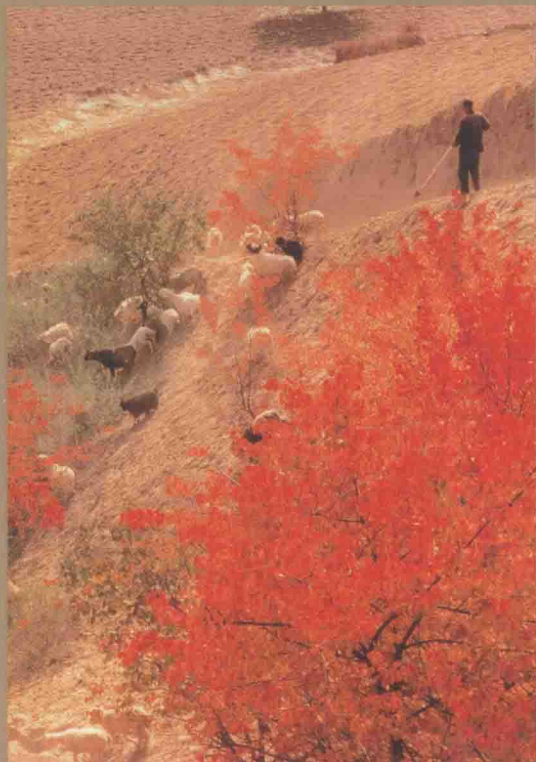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绿丛书



苦 缘

下

陈振军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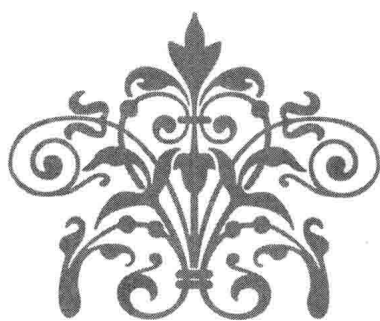
宁夏人民出版社

 新绿丛书

陈振军 / 著

苦缘

下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缘/陈振军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(新绿丛书/马汉文主编)

ISBN 978—7—227—02675—4

I. 苦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2207 号

苦 缘 (下)

陈振军 著

责任编辑 何克俭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250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7—02675—4
定 价 47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新
绿
丛
书

- 第 十 九 回 孺子牛劲排难题 长明灯光照山塬 (1)
- 第 二 十 回 官居显位身价贵 钱筑楼台义父亲 (16)
- 第二十一回 奢侈淫秽官欲重 荒淫缺德理难容 (24)
- 第二十二回 学裁剪立志自立 包荒山福来自富 (35)
- 第二十三回 一双鞋情意绵绵 两代人心事重重 (45)
- 第二十四回 为官贪婪无顾忌 权钱交易迷美人 (56)
- 第二十五回 山鹊心怀鸿鹄志 荒山难折赤子心 (63)
- 第二十六回 新环境非尽文明 包荒山终有眉目 (70)
- 第二十七回 缺德荒唐一场戏 伤风败俗两女间 (78)
- 第二十八回 赴约决择两女愿 相亲仅有一片心 (84)
- 第二十九回 媒婆暗定离间计 大楼塌断鸳鸯情 (92)
- 第 三 十 回 孤掌难鸣终有声 枯树萌芽发新枝 (96)
- 第三十一回 孤儿受辱找娘亲 泪女厌世投湖水 (104)
- 第三十二回 浪子请求见亲人 少女失踪有蹊跷 (115)
- 第三十三回 孤女出走人心急 老姬养牛生灾祸 (125)





第三十四回	蚕茧积压两为难 痴汉逼婚反受骗	(133)
第三十五回	逆境拼搏成大业 异地相逢更亲近	(145)
第三十六回	松树岭改天换地 交易会喜报频传	(157)
第三十七回	办缫丝厂松树岭家家盖新房 开现场会光棍汉个个娶媳妇	(168)
后 记		(185)



新
绿
丛
书





第十九回 孺子牛劲排难题 长明灯光照山塬



新
绿
丛
书

秦怀诚自从回到县城再也没有回乡政府来。

第二年三月初，县委组织部派考察组到黄土原乡考查班子。三月底，就宣布秦怀诚因为生活问题降职使用，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。王大水因为年龄大，不参与政府换届竞选，调任县政协委员。田副乡长在竞选中得票最多出任正乡长；林秘书在竞选中得票数位居第二出任副乡长；吕副乡长仍然担任副乡长，原地不动。

田副乡长升迁后主持全乡工作，心里觉得痛快，整天洋洋自得。林秘书提升副乡长后，心里也觉得高兴，暖融融的。这天下午，他俩一起去供销社旁边的饭馆，要了两盘炒面、二斤熟牛肉、两瓶酒。田乡长望着桌子上的饭菜说：“林副乡长，这回该咱们吃这盘饭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得意不能忘形，得志不能超脱，否则就会走向人生的极端。”

林副乡长笑着说：“早就应该让咱们吃了，有他王大水





吃的就应该有你老田吃的。”

说话间林副乡长端起面条，边吃边聆听田乡长的人生哲理。

田乡长当副乡长已经好几年了，对前任王乡长的为人和工作情况极为不满，但苦于副职，无能为力。这些年眼巴巴地看着第一把交椅就是坐不上，心里十分焦急。自从当了乡长，觉得雨过天晴，太阳照到了大地上，他这位屈压多年的真材实料有了用武之地。他也觉得人生就是这么回事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。他早就应该当乡长。今天和林副乡长坐在一起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任何事情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。对立统一规律、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哲学中的三大支柱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在我们的实践中没有用不着的地方。用它来指导生活、指导工作、指导一切，都有它的现实意义。教育始祖孔子为什么提倡‘中庸之道’？一代名人郑板桥为什么说‘难得糊涂’？就连蒋介石在追随孙中山时不是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蒋中正吗？他就是想立于九五之位，居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吗？他们都害怕‘物极必反’。再看眼前的秦怀诚，自以为年轻气盛有魄力，积极冒进。违背了‘物极必反’的自然规律，‘欲速则不达’，结果走向了极端。王大水自认为聪明绝顶，花花肠子，结果也是一样。所以这些年来我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总结出的‘五个该就该’才是真知灼见。它不仅是我为人处事的秘密，也是我这些年为官从政的绝招。”

林副乡长只顾听田乡长说他的高见，忘记吃菜喝酒，





碗里的面条都凉了。他听到这里惊奇地问：“哪五个该就该？”

田乡长喝了一口水酒，吃了一片熟牛肉接着说：“这五个该就应该是：一是该吃的就吃。这年月该你吃的你就吃，不吃白不吃。二是该推的就推。现在这社会办事难，事难办，一般不要接承闲事，推过一事算一事，推过一天算一天，可以往上推，也可以往外推。三是该瞒的就瞒。好多事情一瞒就过，该你隐瞒的就得隐瞒，瞒过一事算一事，瞒过一天算一天，可以瞒上面也可以瞒下面。四是该拖的就拖。遇到你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就采取拖的办法。今天找来拖明天，下面找来拖到上面，上面下达的就拖到下面。五是该报的就报。有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复杂，涉及的人员多，或有重大责任事故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往上报。我总结了这些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：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当上一天算一天，吃喝玩乐推着过，不出力也不冒险，即使将来退下来，不后悔来不遗憾。不过这样干工作的结果是当不上标兵，也当不了逃兵。这就叫‘中庸之道’，懂吗？”



林副乡长听了连连点头。

这天吃完饭已是黄昏时分，二人高兴地回到乡政府。

林副乡长躺在床上，回想田乡长的话觉得意味深长，还真有不少的道理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是田乡长安抚下级的一招。

第二天，田乡长组织召开春耕春播工作会议。两位副乡长和乡干部全部参加，他在会上说：“现阶段春播又要开





始了，咱们还是个穷乡，没有钱就无法运作。群众胃口大得很，我们是谁？有多大能耐？心里应该清楚！不能张口许愿、闭口承诺。我这里讲清楚，谁许的愿谁兑现，谁承诺的谁去解决……”

散会后乡干部议论纷纷，觉得乡上的领导似乎遥不可及，深不可测。乡干部下乡去，只能是走马观花，谁也不敢介入实际问题。

这一天，刘技术员来松树岭检查春耕备耕情况。刘宝把准备拉电的事告诉他，刘技术员听了刘宝的话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现在指望乡上拉电是不可能了，田乡长不像秦书记那么……好像模棱两可，叫人琢磨不透。如果县上有关系你还是去找一找吧！”刘宝不相信刘技术员的话，为拉电的事专门去找田乡长。田乡长见了刘宝热情地说：“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见你了，最近都在忙些啥？”

说话间田乡长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了刘宝的面前，又和刘宝聊起来。刘宝觉得田乡长不像刘技术员说的那样，这么热情的领导不会不管群众的事。想到这里他说：“今天来找田乡长是为了拉电的事，乡上是不是考虑给我们解决一点钱？”

田乡长听了说：“这事乡上办不了，你们直接跟县上联系。你们跑比我们跑就强多了，还是你们自己跑一跑吧！”刘宝被推得无话可说。回家的路上他想起刘技术员的话，觉得田乡长这个人真是圆滑。

刘技术员的主意又给刘宝指明了方向。这一天，他提着包带着王栓柱急匆匆赶到县城。在县城的办公大楼上





找到计委的办公室。刘宝和栓柱缓缓地推开门，只见：办公室摆着两张桌子，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戴着眼镜，伏在桌子旁边写材料，见刘宝和王栓柱走进门来，他抬起头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刘宝轻轻地说：“我们是松树岭的，找计委办点事。”说话间刘宝把材料交给那个年轻人。他看了看，沉思一会儿说：“这件事，还得找我们主任谈。”按照那个年轻人指的方向，他们轻轻地扣开408房间的 door，只见房子正中放一张漆黑发亮的办公桌，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人，穿黑蓝色西装，方脸大耳，身体有些发福。他听到敲门声轻轻地说：“请进！你们找谁呀？”

刘宝进门急忙问：“请问你是计委主任吗？”

“是！”那人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是松树岭的。”刘宝讲明来意高兴地抽出香烟给主任递去一枝香烟。

“不吸。”

他摆了摆手，指着刘宝说：“你就叫刘宝吧？”刘宝点了点头。

“听说了，小伙子挺能干。现在农村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，你就带着乡亲们好好干吧。说一说，今天又有什么事？”

刘宝赶紧把包里的材料取出来递过去。主任拿着材料看了看说：“好一个精明的小伙子，你的想法很好，不过今年不可能。因为，资金可能花光了。再说今年刚给松树岭修过水库，即使有钱，也不可能再给你们。你们把材料放





在这里，明年再说吧。”

“主任，我们松树岭水库已经修成了。如果通不上电，水放在水库里不是浪费了吗？”

“再说，这个项目不是我们计委一家就能做出决定的，你还可以再找水利局，看他们能不能帮你们考虑。”

主任又讲了一些客观原因，不等刘宝开口，主任接着说：“就这样，你们先走吧。”

刘宝听了主任的话半晌说不出话来，他长叹一声默默地走出办公室。

在回旅馆的路上，刘宝觉得心里闷沉沉的。他对栓柱说：“现在这世道办事不送礼真难啊！咱们是干指头沾盐——能办成吗？”

“咱们也送一点儿东西。”

“送什么？松树岭的人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拿什么送！”听了刘宝的话，栓柱为难地说：“咱们还是回家吧。”

“不行，现在这世道凡好事都难办！也正因为难办才要我们去办，就这样回去我们对乡亲们咋交代，下午我们再跑一跑。”

下午上班，刘宝和栓柱又来到水利局。四层大楼，瓷砖贴壁，琉璃瓦封檐，在阳光照耀下耀眼夺目。

刘宝和栓柱在二楼找到局长办公室，推开门时但见：这办公室是两间套在一起，外屋摆着办公桌、沙发和一把漂亮的办公椅。内屋有书柜、衣柜之类，局长有三十多岁，穿茄克式上衣，站在书柜旁边翻找资料。

局长见有人走进门来，往外看过一眼不冷不热地说：





“你们请坐!”然后又低着头继续翻找,直到拿着书走出外屋。

“我们是松树岭的。”

“对,想起来了!你们的水库现在修好了?”

“好了!”

“今天你们有什么事?”

刘宝和栓柱把包里的材料又递给一份,局长接过去看了看说:“对,前两天,我们的小刘也说起过这件事,今年不行,就等明年吧!”

“局长,水库已经修好了,如果不通电,水抽不到地里,不就浪费了吗?”没等局长讲完刘宝接过话茬。

“不行!就明年吧,如果没别的事先忙去吧,我还有事不奉陪了。”

只见局长做出要走的样子,刘宝和栓柱只好走出水利局站在大街上发呆。突然,他们发现王工程师从大门走出来,见了刘宝热情地问:“什么事?”

刘宝随口回答说:“我们松树岭到现在还没拉上电,今天我们找了计委和水利局,局长没答应推到明年了。”

王工程师听了他的话,沉思一会儿说:“不行,计委和水利局分明是在互相推诿,踢皮球。今年来推到明年,明年来又要推到后年,你们俩先找于县长,这里我帮你们想点办法!”

王工程师说出他的想法后骑着车子走了。刘宝看着王工程师的背影沉思一会儿说:“走!”

只见他低着头到路边的百货批发部买了两条“红塔





山”，向县政府办公大楼的方向走去。

栓柱跟在后面气喘吁吁，直往于县长办公室走去。

当当当……

于县长听见有人敲门，招呼一声：

“请进！哎哟，又是你！刘宝，今天又是啥事？”

刘宝上次找于县长时就认识了，在松树岭修水库时也见过几次。现在是炒面捏娃——老熟人了。

“于县长，你先看我们的材料吧。”

说话间，刘宝急忙把材料递到于县长手中。他接过材料边看边向刘宝打个手势，招呼刘宝坐下。于县长看完材料后，抬起头高兴地说：

“你的想法很好，不过拉电用的那么多钱一时拿不出来！再说……”

“不论如何，也要想点办法。没有电，大坝里的水浇不到地里是小事，要是发大水冲垮了大坝，国家的投资不就浪费了吗？”

刘宝说起来没完没了，他一边说着一边把“红塔山”搁在于县长的桌子上。这是他第一次送礼，心里觉得怦怦直跳。他顾不了许多，只知道现在办事光靠嘴说是不行的，还得送礼，为修水库他找于县长时没有送礼，这次要是再两个肩膀扛一张嘴行吗？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！”于县长看着“红塔山”板着面孔看着刘宝。

“于县长，我们乡下人不会办事，今天到计委和水电局连个信都问不上。这是点小意思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！”





刘宝指着“红塔山”不好意思。

“你这个刘宝，从哪儿学来这一套！你在我这儿办过事吗？我收过你的东西吗？”

刘宝被于县长问得哑口无言，两掌相对直搓手。站在身后的王栓柱看着他十分尴尬的样子，也不知所措。于县长又回头笑了笑说：

“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，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形象。他们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领导干部还是好的。请你把烟收起来，不要搞这一套。有些事情即使现在就办，还得有个过程，还得跟有关方面联系，不能我说办就办。”

“那我们的事咋办呢？”

“请你坐下，让我联系一下。”

于县长让刘宝他们坐下，拿起电话接通农建办，直问三西经费的结余情况。栓柱和刘宝坐在一边细心地听着。

和计委通完电话，又接通了水利局。于县长在电话里说：

“明天上午，我们和计委召开联系会议，解决松树岭拉电的问题。”

刘宝和栓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得明白。于县长放下电话笑着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们干得好，只要你们为广大群众办事，代表群众利益，我们坚决支持，这一点毫不含糊。把烟拿回去，明天上午再来。”

刘宝听了于县长的话，热泪盈眶，声泪俱下，激动地说：“像你这样的清官，我们老百姓永远也不会忘的。你不





要烟我拿走，回去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松树岭的老百姓，让他们来感谢你吧！”

于县长看着刘宝激动的样子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对不起，怪我脾气不好。别难过了，你也是为大家跑腿我不该对你发火，以后到我这里办事可不要再来这一套。”

王栓柱和刘宝这才高兴地走出县长的房子。回到宿舍，他俩激动地一夜没有合眼，设想着松树岭拉上电的美好情景。



第二天中午下班时，刘宝和栓柱站在县政府门口等着。眼看一个个机关干部陆陆续续下班而去，就是不见于县长的影子。刘宝急得团团转，于县长不会撒谎吧？他是不是又有什么急事打扰了？不会的肯定不会的。正当刘宝和栓柱迫不及待时，于县长披着衣服提着文件袋，走出办公楼，正要上车，他俩不由得喊出了声：

“于县长！”

于县长见两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赶来，笑着说：“那件事已经办好了。计委和水电局负责拉主干线，进户线和附属设施由你们自己解决。一个月之内家家通电，户户亮灯，这下行了吧。小伙子，回去后好好干。”

于县长走了，刘宝和栓柱当天回到松树岭。

拉电的事轰动了松树岭。乡亲们议论纷纷，居住集中的庄户出钱少，当然高兴。居住分散的人出钱多，自然会有意见，甚至还站出来反对。

“人老几辈子没拉电不是照样过吗！”





“电线从你家门前过，你们面子大。”

一时间众说纷纭，群众集资有了困难，眼看到手的好事就要夭折。刘宝心里明白，群众有意见不是不愿意拉电而是没钱，刘宝坐在桌子旁边发呆，心想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，不就是因为没钱吗！没有钱是暂时的，可放过这一次机会就等于放弃一切。他沉思一阵，向王栓柱家走去，站在门口问：“栓柱在家吗？”

“在！”

说话间栓柱走出屋子，二人生怕惊动王二娘，站在院子里悄悄地商量。

“栓柱，你家最远缴得钱最多。现在算起来缴两千七百块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我只有几百块钱，还不够。家里能卖的全卖了，只有给爹妈做棺材的一方松木了。”

“那就把木头卖了吧！”

“不行，要是卖掉木头缴钱，我妈不定要闹出啥事来，再说……”

“你再借一点行吗？”

“借！我也想借，松树岭的人都一样穷，到谁家去借呢？”

这几天，栓柱为拉电的事发愁，还是想不出个好办法。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，也没有凑够。借又没处借，无能为力。

栓柱说的是实情，在松树岭要借点钱确实太难了。刘宝也觉得实在难办，又鼓励栓柱说：“我回去再想想办法，





给你借一点吧？”

刘宝虽然这样说着，可心里还是没有底。栓柱家最远，下来是秋生，这次要缴一千八百多块。他从栓柱家出来，又到秋生家。正巧秋生不在，家里只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奶奶，刘宝只好返回家。

娟娟看出了刘宝的心事。

“刘宝叔，咱家拉电的钱够吗？”

“咱家是没啥问题，还有几户没钱，咋办？”

“得用多少？”娟娟又问。

“大概缺五千多吧！”

“刘宝叔，咱们借给他，以后他还给咱行么？”

“行是行，就是没有钱借给人家。”

五千多元钱数目不大，但在松树岭，能拿出五千多块钱的人家实在没有。刘宝愁的不是自己的钱，而是为别人发愁。谁家有那么多钱借给他们呢？

“我有。”说着，娟娟取出一个布包。刘宝冲着娟娟惊奇地望着，直到娟娟打开包裹，取出一沓崭新的人民币时，刘宝愣住了。

“这么多钱谁给的？”

娟娟低着头不肯吱声。这可急坏了刘宝，一个女孩子，既没打工，又没出门挣钱的机会，谁给这么多钱？

“娟娟，小孩子家要说实话，谁给这么多的钱？”

娟娟迟疑了一会儿，把发生在外婆家的事告诉刘宝叔。刘宝这才明白了。

“他现在到哪里去了？”

